

试卷编号: A 卷试题

河南师范大学

2012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业务课试卷

科目代码: 652 名称: 文学理论 适用专业或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
文艺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 戏剧与影视学

(必须在答题纸上答题, 在试卷上答题无效, 答题纸可向监考老师索要)

一、词语解释 (每题 5 分, 共 20 分)

1. 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2. 象征型文学
3. 灵感
4. 文学接受的交流属性

二、简答题 (每题 6 分, 共 30 分)

1. 文学作为一种“言语”与日常言语、科学言语有什么区别?
2. 生活活动的美学意义是什么?
3. 为什么说人文关怀是“善”的终极价值体现?
4. 谈谈你对“有意味的形式”这一概念的理解。
5. 隐含的读者是怎样形成的?

三、论述题 (30 分)

1. 联系具体作品, 论述格雷马斯的人物的“行动元”与“角色”的二重性观点。

四、评论写作。

根据以下小说, 写一篇 800 字左右的评论, 题目自拟。(70 分)

雷老昆

雷老昆是北街人, 解放前被人尊称为雷三少。土改那年虽未枪毙他, 但让他给死囚陪过罪。所谓“陪罪”就是开斗争会时也给他插上亡命牌, 然后与该枪毙的人一齐拉到法场。事先知情人全保密, 陪罪的人却不知道。雷老昆以为自己这次必死无疑, 结果枪声还没响, 他就吓得尿了裤子。从此, 就落下小便失禁的毛病。

听上辈人说, 雷家先人曾是镇上首富, 连皖地界首城里都有他们的生意。雷老昆的父亲叫雷大字, 不务正业, 吃喝嫖赌一齐上, 不久就将家业败了大半。亏他死得早, 总算给雷老昆留下上百亩好地。雷老昆掌家之后, 惨淡经营, 一心想兴家置业, 光复宗室, 不想时赶兵荒马乱的年月, 家没兴起, 反倒落下一顶地主帽子。挨斗争不说, 还过了一回“鬼门关”, 虽然保住了性命, 却整日活得提心吊胆。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 雷老昆已年过花甲。由于属“地富反坏右”之列, 仍要下大田干活, 接受改造。每逢开会, 还要拉到台上亮相。有一回, 造反派斗争一个地主婆, 让其他坏分子陪斗。他看到“革命群众”先让那地主婆“坐飞机”, 然后揪她的头发。头发带着血丝, 一缕缕地被揪下来, “寒”得雷老昆又尿了裤子。散会后回到家中, 眼睛里还满是恐惧, 脑袋里全是那地主婆带血丝的头发。他悄悄试着揪自己一缕儿, 疼得钻心了, 头发还没揪下, 禁不住更加害怕, 急忙跑到理发店, 说要剃光头。理发员警惕地望他一

眼，问：“你不是北街的雷老昆吗？”雷老昆急忙点头又哈腰，连声说：“是是是。”那理发员冷笑一声说：“上头有指示，五类分子一律不准剃光头！”雷老昆一听这话，面色顿时苍白如纸，惊恐地望了那理发员一眼，急忙跑回家，对儿子说：“快，快！快给我剃光头！”儿子不解地问：“你剃光头干什么？”雷老昆说：“你没看今日斗那地主婆，头发全被揪光了！说不定哪一天就轮到了我们，咱要有个防备。不但我剃，咱全家都要剃！”儿子说：“没剃刀怎么办？”雷老昆想了想说：“用镰刀。”儿子迟疑片刻，最后寻出镰刀，在石头上磨得飞快，试着给雷老昆剃了个光头。雷老昆摸摸光头，放心了不少，心想就是轮到自己挨斗别人也休想揪他的头发。接着，他命令老伴与儿子们都剃光头。老伴儿担心地问：“你们男的剃光头好说，我一个女人家剃了光头咋出门？”雷老昆厉声说：“你知道个啥？西街那地主婆今儿个满头头发被揪了个净光，一缕儿一缕儿都带着血丝，我离她最近，看得最清，满头都是血珠子！你若不怕你就别剃！”老伴早已吓白了脸，连说我剃我剃！雷老昆又说：“另外，他们还让发主婆坐飞机——坐飞机你知道不？就是这个样儿——”说着他就开始给家人表演“坐飞机”：将叉手平伸，使劲儿朝后，头颅朝前，像个欲飞的大鸟。由于用劲儿过猛，差点儿摔倒。这时候他才知道“坐飞机”也极残酷，应该先练一练，便对两个儿子说：“来，帮我练飞坐飞机。”说着就伸出了两只胳膊：“要下恶劲儿朝后扳！”两个儿子不忍心，怏怏地不敢上前。他一看儿子踌躇，很是动怒，吼道：“你们下不去狠手是不是？可到了那时候，没人会可怜你！从今天开始，不但我练，全家人都要练！我告诉你们，没一身硬功夫，怕是都过不这个坎儿！快过来！”两个儿子拗不过，只好走上前，同时架起了他的双臂，朝后揪着，又用另一只手扳着他的头颅。看扎好了架式，雷老昆喝道：“对，就这样。使劲，使劲！”可是，儿子们，仍是下不了狠手，为此他很泄气，大骂儿子不懂世道儿。最后他寻到根木棍，架在肩上，双臂缠在上边，昂起头——他顿时五脏六腑全都挪了位，双目里也金星乱冒，差点儿背过气去。

这一下，他方知道“坐飞机”比揪头发更残酷，心想若这一招儿练不好，若到台上被人批斗一回，非完蛋不可。从此，他便天天练习这一招儿。

可令雷老昆料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秘密被一个名叫二旦的人发现。二旦姓胡，叫胡二旦，与雷家是隔墙邻居。这胡二旦是选反派里的小头目，他发现老地主天天练习挨斗又命全家人都剃了光头，很是可疑，便汇报给了更大的头头儿。大头头们一听，觉得这雷老昆心中肯定有鬼，要不，为何要时刻准备着挨斗？是不是家中的浮财在土改时没挖净？是不是与台湾有什么联系？如此一上纲上线，阶级斗争的目光一下就亮了许多，当天就召开了批斗大会，不但要将雷老昆揪上台，而且还揪出他的全家，要他们交待出浮财和手枪，要他们交待出电台和密码，从中寻找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不想事情不凑巧，恰在这时候上头来了紧急命令，说是从北京方向来了一群“五一六”分子，要全体造反派到公路上拦截。于是，斗争雷老昆的事情就搁浅了。尽管如此，还是有知情人将此消息偷偷告知了雷老昆，说是今晚的批斗会必开无疑，要他做好心理准备。雷老昆一听，顿时眼睛里放出光芒，用极有预见的目光望了望老伴儿和两个儿子，说：“怎么样，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说过，命全家人不准吃饭，要加紧练习“坐飞机”，并说：“这叫临陈磨枪，不快也光！”接着他还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打无准备之仗！”除去雷老昆，全家人早已陷入了恐怖之中。他们先用镰刀又将头刮了一遍，然后就到院里练习“坐飞机”。就这样一直练到半夜，仍不见有人来揪他们。大

伙儿都有点坐不住，尤其是雷老昆，更显得迫不及待，仿佛是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新兵，心中又紧张又激动，耐不住地在院里来回“走柳儿”。一会儿将大门拉开一道缝儿朝外窥视，一会儿又像狗一样将耳朵贴在地上听声音。

那时候已近午夜，老伴儿和两个儿子熬不住，都和衣而卧了。唯有雷老昆，毫无睡意，等待的心情越来越强烈，满脑子全是批斗会上的情景，想象着造反派们揪他头发揪不住的尴尬，让他坐飞机他胜似闲庭信步，把不住暗自得意。由于这种稳操胜券的心理作怪，他越发渴望那一刻早点到来，最后索性将大门洞开，将室内的灯点亮，一副迎接批斗的得意之态。只可惜，大门外一直很静，偶尔传来几声狗吠，也全不是要发生什么事情的那种。雷老昆急得头上冒火，在大门外转来转去。就这样一直捱到东方发亮，他再也捺不住了，仰天大喊：“我早已准备好了，日你妈，你们为什么不来斗我呀——！”

不想憋在心中已久的话一经喊出，脑袋一下胀大，失去了控制，似长堤崩溃一般，一泻千里，好生痛快！而且越喊越想喊，越喊越不能自己——他从东街喊到西街，又从西街喊到东街，声音越喊越凄厉，直喊得一镇恐怖。